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春草齋集卷一

詳校官庶吉士臣龍廷槐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學正臣翁樹棠

謄録監生臣朱上林

欽定四庫全書

春草齋集卷一

明 烏斯道 撰

記

重建石龍縣儒學記

維洪武五年壬子夏五月化之石龍縣烏斯道既至釋菜於孔子廟僅有屋四楹卑隘蕪陋孤處草莽蓋舊有學至正末燬於寇也斯道退而悵然曰今聖天子大興

文治視天下學校實首風化郡縣無中外畢用儒臣任厥政者以其素所服習惟聖人是歸必能嚴聖人之祀敦聖人之教以篤揚朝廷所以尊聖人之意焉耳兹土壤既奠安而學校尚未復使神棲靡寧揖讓還辟無所此有位者之醜也方謀度營繕事值寇發隣境寇平始克相材從事越一歲告成自櫺星門而入改作聖殿餘所當建者咸創焉而備聖人有像從祀有位明倫有堂師資有室弟子員之肄業者有齋工始於六年癸丑其

月朞日訖於七年甲寅朞月朞日其費雖至鉅而其規之以義不取於公不耗於民而工以具成誠足以示尊敬衍誦聲也其竊謂聖人之教無遠近石龍僻在嶺表春秋秦漢時地隸南粵南北齊隋唐以來始更置郡縣去中國為最遠其俗雖殊不出乎父子兄弟其嗜雖異不出乎耕鑿樹藝顧其心未有不可感焉者也然非建學立師以聖人之道朝儆夕勵啟發盲聵使出入乎禮樂之中以變國俗以向王化則終於鄙夷若是則是役

也其可緩哉是用紀述以俟夫後之觀者

雷州衛指揮張公完城記

皇帝御極之三年懷遠將軍同知雷州衛指揮使司事張公奉詔領麾下士五百人首鎮雷陽雷陽舊有城歲久圮矣蕪而弗治卑而可踰城不足以限內外戒不虞也公慨然曰易謂慢藏誨盜城之不完猶慢藏也天下有城無間中外自度嶺而南惟雷陽處散地平田曠野瀰莽極目三面大海小渚帆柁直入去城僅四五里而

兵且寡少左右贊翼吾衛者惟鎮撫吳寧千夫長王清
而已城尤宜先吾分屯擊柝以衛民社固曰罔怠茍城
焉則吾益有所備民益有所恃矣且朝廷視城為最重
歲必遣使廵行天下凡惰瑜者重罪之弗貸是奚可緩
哉當元運既去民厄於寇盜流離困踣殊劇迨版籍歸
天朝民猶創殘未遑也越二載民始乂安於是檄所按
郡縣舁石以為高鑊土以為深闢門以為通城廣袤千
丈有竒高二丈廣稱之上建樓櫓雉堞池深而廣門四

橋可起伏者三皆因其故址不廓之者懼傷民力也公總督其事日夜不休視事如已役民如子以故城之金峙壁立樓櫓之翬飛矢華池之河截江阻而民不怨其勞也始事于洪武四年七月三日竣於五年四月七日雷陽父老鄧雲龍等請於某曰雲龍等方無依歸值公之來始得以返業安寢兹公又完其城某等之賴於公者復有加矣敢具以顛末告幸為記之刻諸堅珉某曰父老詞情懇至公之功信可書矣春秋城成必書重之

也是舉不其重乎公鎮南陲若此可謂盡其道而無負
朝廷之寄託者矣某嘗聞公自仗劍轅門奮武嶺表招
降者三討逆者七克復城邑者五上嘉其勲詔入朝親
下玉音慰勞錫賚甚腆至若海南未設衛之日公兼統
之除頑撫懦民亦以安雷陽四際草竊奸宄海上巨寇
悉以剪平自是拜上賜者又數數焉吁公之豐功鉅績
不可具述豈惟城哉城與國家同其永久公之名又豈
不與城同永久乎然詩曰公侯干城又曰宗子維城是

人於城為尤重也公既完其城且旦夕兢惕益嚴兵以為備其為城也又可以尋常計哉公名燊字秉燊古荊人也

拄笏軒記

晉陽諸山雄偉峻拔皆自太行支分脈衍一起一伏以萃風氣其西向而横絶若障者尤勝林木陰翳雲霞翕張殆神靈所憑焉者也晉王傅桂彥良先生僑居之軒正與是山相直雖未及登陟其間一拄笏而坐見爽氣

隱隱騰礴岩谷玩而樂之因念昔王徽之以手板拄頰曰西山朝來致有爽氣千載之下偶與之同吾就可以拄笏名吾軒也一日致書於予俾記之余謂徽之當典午做弱桓温外握重兵陰蓄異謀不幸為其叅軍戰兢憂惕莫為之計温卒又叅軍於温之弟沖幕下沖雖確守忠藎心傾朝廷而大勲未舉亦憂焉如初其西山爽氣之云特不欲答沖之問姑託以言之焉耳惡得與彦良同哉彦良明之慈溪翰林公後也蚤歲嘗覯先世舊

笏即有大志力學工舉子業元至正間中鄉舉既而天下兵蠭起遂優游山水間天朝初徵為太子正字出入春坊數載上愛其淳謹博學可羽翼藩之宗子陞兹職遭值大業始建君明臣良山河鞏固四裔賓服彥良心夷氣舒贊佐之暇惟操觚掞藻發為頌聲或拄笏之頃適見爽氣中心為之洒然惟事吟嘯而已儆之仍不可同也雖然彥良依被休光沐浴聖澤至渥也安知不再遷擢他地他地望而拄笏未必再西山遇也第夙夜思

補衮職用竭臣道以答付畀則爽氣出自胸臆豈不愈於西山者乎以是隨所處以拄笏名軒無不可也又豈獨晉陽然乎

重建水月觀音寺記

揚之水月寺者寺僧碧潭禪師所重建也寺舊在北門之夾城今城減縮去城可一里民舍鮮少境益清曠左瞰河右挾甘泉山其背積土石為高丘樹以松栢亦殊勝地其禪師創於端平間而甲乙其傳元至正末兵四

起揚失守城陷寺燬鞠爲荆楚瓦礫之墟者幾三十年禪師先避亂居姑蘇欽遇聖天子戡定海宇因復歸揚出槖金創庵於郡城東既成將以舊所燬寺名榜焉念曰觀音大士以十四種無畏力變現於塵剎光明猶水月也月凡值水必形實一月耳兹加舊名固無不可然北門舊址尚存不重搆如滅吾祖始建之意何菴遂更立名别召僧主之復從舊址斬荆楚薙瓦礫購材鳩工作大殿門廡方丈法堂習静會食之所齋厨湢湢咸具

一如舊制莊嚴以間計者三十有奇繚以垣墉飾以丹
堊崇以像鐘鼓香燈旦夜弗匱工始於洪武十六年癸
亥月日偈於洪武十七年甲子月日師謂是役也苟不
記其顛末何以示久遠乃介友人王子建氏請文於余
余惟聖天子以先王之道教化萬民學校以先王之道
賛天子教化民罔不惟禮法是從然有軼禮法而縱焉
者或化於佛氏免戾於罰是佛亦賛天子之教化者也
則寺剎之建其可已乎且揚古廣陵地為南北要衝天

下重鎮今畿甸之股肱郡也其人物之盛必有化於佛者奚在樹法幢振法鼓必於虎狼所窟宅人迹所不到之地也哉禪師殫力竭智圖興起於既絶以復舊觀以亢厥宗可謂難矣嗚呼自元末來寺廢於兵火者何限求其興復如禪師者殆寡若禪師者非勇於荷負法任而有功於後先者歟禪師名行深實其禪師十九代孫俗姓李氏揚人也自雜落即習禪定有悟入藏於蘇之萬壽禪寺處已至澹泊其興造之費則皆爲人演法諷

誦歲所得施貲盖積而有所待也今為中葉開山祖云子建名植性好德樂善亦揚之世守詩禮者

愛山水軒記

天下至清淑者莫山水若也人禀清淑之氣故山水是愛愛之者有二或泳遊乎高深或遐想乎流峙迹雖異而趣則同若吾郡王文暈者以愛山水名其軒盖遐想者也文暈生長郡城中出則車轄隘路入則𤩽堵窐軀殆非抗塵走俗者也郡四垂有佳山水相去可百里以

身之匏也未嘗有登眺降濯之樂間遊會稽山水之勝雖接乎目不得久而專焉迨歸蒿目而坐矯首而思則見夫岈而有容隆而可陟窅而莫窮雲霧蔽虧松石森立層崖峭壁凜乎其前芝草瑯玕遞見雜出其黝而渟者黿龍宅焉泠然而流行者觸石踰險隱見曲折懸而為練洄而為輪至平衍則可舟可釣可挹可鑒使吾神遊氣交曽不知卑汚之迫於吾也吁文彙果若是否乎其與身往而樂焉果有間乎柳子厚有云氣煩則慮亂

視壅則志滯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寧平夷然後理達而事成今文輩託意於是而恒其見焉豈亦讀書養性之助乎然孔子嘗曰仁者樂山智者樂水他日子張問曰仁者何樂於山孔子曰巍然高子貢問君子見大水必往觀焉何也孔子曰以其不息且徧與諸生而不為隱也此其闡幽發微以極其徼文輩能三復之而有得焉則余向之所言直糠粃而已耳塵土而已耳

重修永新縣儒學記

子貢以孔子比日月有以哉夫日月人皆知其日月也知其日月則知其不可無也蓋非日月之照臨於下則人無以為生孔子人皆知其孔子也知其孔子則知其不可無也蓋非孔子之垂教於下則人亦無以為生故天子大采朝日少采夕月尊其德也天下春秋祭祀朔望釋菜尊其道也海外荒徼風俗殊異且知有聖人誦其書而信其道況吉之永新實在中夏文華之區其教易

入其俗易化其可不祠祀誦讀而鄒魯其邑也哉若是
則學校之設其可廢乎永新縣舊有學其規模視他學
頗宏敞左右棟宇並起歲久摧敗而難於修繕皇朝初
守禦千戶俞公扶顛植仆以著厥績而其材皆得於民
舍之舊不數歲而復壞四明烏斯道叨宰是縣既視政
深以學校之圯病焉爰於洪武九年秋八月躬率衆工
徧視梁柱之當存易者或撤而新之或改而斥之或持
而固之或挽而起之工繁費夥務堅緻乃已越一歲丁

巳秋七月日終事庶幾可永久也然周旋進退之地既整飭苟無禮節之助待用之具不可也於是又崇講座懸鍾磬冐貴鼓鑄祭器購羣書以補其未備亦學校之當謹者嗚呼日月不言聖人不能無言其言載諸簡冊令而後處師位者得以發簡冊之光闡謨訓之微俾成人小子禮行樂作仁興義立其不係於學校之葺墜矣乎

四明小山記

郡阻水而際山其夷曠衍沃四履所至可百里好事者必涉舟楫而後得杖履之勝亦何怪乎驕佚者之病游也自郡北行一里所地隆然忽孤起如伏蔡覆釜周圍漸殺如彈棋之枰其幅員僅五十步高減十尺過者輒徙倚顧盻樂之不能去以其似山而小也因謂之小山而荒萊之履齋俔公以價得之市氓即剪剔菑翳植松栢梧楝槐桂棗梅篠簜之屬其麓揉竹為守羅石為几其顛又鑿大池一畒其下出島嶼漪瀾間以相映發作

紫霄游館十楹其傍尤亢敞足壯小山觀也容至曲折蛇行竹樹間登眺降漄山非小而池非大鳥魚飛躍方幸免於網弋之累一俛仰頃氣常颯然激靈襟而引奇趣雖崇岩邃谷莫之踰也其山始頗峻銳至元初北來軍伍畚土治營壘市氓白之官乃克禁則鑱其山已殆半由是知山之形勢故嘗大矣開闢來古今之變如至元之初者何限而城壟垣塹所用之公居私第者不可勝計是宜山之每削而小也盖四明太白赤堇灌頂金

鶩驃騎諸山皆逺莫易至草木埃墟久而愈積則其山之完厚聳拔惟日益而無所損且隂陽家以山之大小衆寡論賔主茍大者寡而小者衆則大者為之主小者寡而大者衆則小者為之主斯其於諸山則誠主歟宜乎郡之依以治也公之季子可與請書之以補圖志之缺焉

譚節婦祠堂記

公諱天澤字濟亨世以著姓居郡之象山逮公而徙

譚婦死節久未有祠四明烏斯道涖政永新之二年爲
洪武十年丁巳五月十有一日乃擇泮宮興文閣西南
辟大池上建祠設主以補缺典蓋以婦死而聖人是依
今祠而依乎聖人庶以妥其靈焉婦姓趙氏名逸不聞
古廬陵之永新人生有淑質嫁同里譚氏子年二十有
七至元十三年丙子江南内附越一歲丁丑宋丞相文
天祥志恢復有書約女弟之婿彭震龍起兵以是歲七
月十有九日兵内外合發震龍亦永新人盟同邑張履

翁顏司理先一月起與降將江西運使鎦槃并槃之裨將蕭明合戰永新而丞相之兵不至遂敗衂北軍突入城城中大亂民咸負擕逋逃婦抱所乳子與舅姑倉卒走縣庠聖人殿庭軍羣逐至殺死人且犯人妻女不畏忌軍欲犯節婦婦駡曰吾舅姑死於汝吾保身以生且不可況辱身以覬生乎固不屈軍怒因併乳子殺死殿庭中時有屠者避殿庭楣梁上下視婦死事為詳遂傳聞至今逾百有餘歲而婦與子之形在殿庭土甎上鉅

細畢具後有守土者弗信以沙石盪磨或假以烈火試
之形影愈見嗚呼當宋季時朝廷培植人物皆以科第
進崇爵厚祿至白首者孰不以忠烈事講之稔而責之
深哉及乎版圖失守神器徙焉而向之崇爵厚祿者乞
降走匿不暇其肯死節者曾幾何人哉兹以一婦人能
慷慨死節與同郡文文山光燄相照垂名史冊豈不重
可慕耶且其生時精氣素已貫諸金石不可磨滅況死
於聖人殿庭聖人之靈尤表而出之者哉若是祠而歲

時祀之宜也用祠於郡府轉聞於上冀褒異錫號使風
俗益有以勵焉祠成越十日從仕郎知吉安府永新縣
事四明烏斯道撰并書篆盖

紫泉記

鬱林西南去郡治一里所有一石高不踰丈狀若於菟
瓌奇清怪青質白理旁有二竅上下遠近相去僅十寸
上者廣一尺有咫脩倍之戹匜其形缺一隅水瀉缺間
琤琤然下者陰黝如圓井圍四五尺宛轉斜下有梁可

數寸泉自井中横出觱沸不已逾渠下盤旋泓澄清而甘衍於中而汰於外二竅皆淵深靡測夏冽而冬温雖旱暵不竭其源出自郡北三十里之寒山溉田餘萬頃郡人謂昔有以白金之杯取水寒山杯湛而失之後於此竅浮出又好事者植一小碑石上泉立止去是碑泉出如故意者神靈所窟宅也趙宋時有太守善於政泉為之紫者數日尤惟矣太守之名失其傳焉為可恨耳且有大江横於前層巒邃壑邈乎森列尤增𮌎是泉

同知州事仲威倪侯愛之樂之視故有亭址泉上爲復構一亭暇則擕父老往焉顧瞻徘徊滌煩就清而不能去也舊雖有名未稱因更名曰紫泉志其實也一日侯徵記於余余曰三才一氣也爲政之善否山川之氣亦隨而變焉鬱林雖處南辟茍爲善政泉流且變民俗其有不變者乎侯命名若此既不沒善於前又以垂戒於後用心淵矣余記之宜也

三皇廟重創儀門記

三皇為天下之通祀郡國有廟禮也四明廟居城之東北隅邃深清㴱氓隷不敢褻慢然棟宇之備舊矣而門獨以災故未克復由是不足以聳瞻視限造詣譏非所以教民敬事之道守玆土者太懼失職慢於修繕以墜國家之祀典大中大夫李公視事之二年慨然念曰邃古之初邈乎遼哉然而能以開物成務之智繼天立極使淳龎之民有所知識耕鑿樹藝而無或至於饑寒疾病之患以惠淑萬世者其惟庖犧氏神農氏軒轅氏凡

養生喪死而圂於兩間者所當尊事豈獨醫家者流得以俎豆哉宮室之不完吾之責也陳居仁者郡之耆碩也因俾度工庀材以落其成凡十有六楹高而不仰卑而不俯肅乎其有儀也貲取於官帑之羨餘裁其力而他及者猶多撓者隆之仆者起之糜爛黯昧而莫之治者更撤而新之木石瓦甓丹艧黝堊堅良煥耀廟爲之更始夫門闔闢以象乾坤啓閉以司旦夜以天子之制言之固宜伉其皐應庫雉以示尊顯茲從簡約郡國也

始於至正甲午六月日畢於十一月日公又以為物壯而老老而衰天之道也今日之壯其不為後日之衰乎乃規江塗民田之沒隸官者若干畝以充營治則庶幾乎其永久矣余以使指來四明間有疾陳居仁者輒能療之一日以記請予謂文廟以祀孔子武廟以祀太公望而醫者獨得以奉三聖人之祀顧其教豈不尊且嚴歟惟海閫所建地大民衆而又飾玆廟以奉春秋之事帥臣守臣躬率僚屬拜伏庭下牲肥酒醴樂作觴舉神

人具喜降福錫祥猶以見四明之於郡國其弗自鄙夷如此

全節池記

化之石龍縣久廢於兵燹洪武四年版籍歸皇朝朝除趙宗權為丞百廢具舉鑿池半畝許縣堂東以泄淫潦四年冬十月廿有三日丞方坐堂上有冠百餘自隣邑吳川竊發突入郡治中縣傅治寇先入縣門肆剽剠丞無禦寇具惟持縣印袖間不少撓寇進而執丞至池水

上曰亟出印即不汝楚且授以官丞意謂印君之信物也不可辱吾命士也不可事寇寧死耳乃目他地紿曰印在彼寇皆回視潛麾印湛池水中寇不得印反接丞苦丞百方丞終不肯言丞內子王氏為寇迫逐不敢前聞丞被執毅然出而指池水呼曰所不與夫子同死者有如此水遂縛同丞徒跣至吳川寇將刃之適官兵至討寇寇皆殄滅丞與內子始獲解縛以歸復取印視政如初余至是邑邑父老閒嘗道是事且請命池名文以記

之余曰古稱爲符節丞既全其符節亦以全已之節其內子不自避而與丞同死是甘其節亦以全也因總命其池曰全節昔藺相如能全璧歸趙功顯位崇若丞者猶難處者焉上視相如殆無媿矣然丞有升庸而池無他徙庶幾使來者鑒焉丞字德衡宜興人

山木軒記

廣東行省檢校崔君扁所居之軒曰山木志所志也余曰木之生不擇地豈惟山哉山之生草萊篠簜咸具豈

惟木哉葢木之材大山之地高固非他可埒也予嘗見木之在山根盤於巨石縱横聯絡入深則抵牾固已難矣及其長也雪虐之也繁風薄之也力木日受之又不其艱哉然因是而性愈堅質愈勁自若也此又天之玉其成焉天既成矣非得其人以相其成亦不可也木之未中乎大用而椽之桷之中小用矣而薪之爇之匪惟天其材焉又烏知其木之良哉其或養小而圖大去其菑翳屏其樗櫟視其可梁柱也然後取以就規矩焉匪

足乎用而已木之良也亦以見焉斯山木之材不材幸不幸所以分也君讀書而用力於內涵養保愛底於精一而施之於政誠山木之似也易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非此之謂歟君自懼其怠特扁其軒曰以觀省何德之不成君子之名有不著哉君俾記言於是乎書

駐鶴樓記

茅周翰有樓枉山帶江虛明高潔以為講學燕息之所

一日告余曰疇昔之日與桂君彥良王君彥貞余君伯熊同飲酒其上杯行殽列氣暢神融酒半酣仰瞻天宇俄有白鶴從東而來駐樓外屋極相去樓可數丈若臨視坐客振躍鼔舞昂首長鳴徘徊者久之客喜遂名樓曰駐鶴幸吾子記之余曰鶴野鳥也駐乎川澤之濵林木之表固其性也未聞居室之上為鶴之駐焉盖天地萬物一致殊形而羽物之至必有所感於人者鳳鳥之鳴岐山感於文王也神爵之止於長樂感於漢宣也雉

隨郎車烏集府栢蕭望之朱博之所感也今鶴之所駐者其由吾子與二三友之感歟夫賢人君子之在草野嘉言善行足乎已修名令譽聞乎上則有鶴書賁然而赴隴此其感之於鶴也雖聖天子之有遺賢吾子與二三友之無患得而青雲趣駕之勤已兆於今矣余又念夫易中孚九二之繇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君臣有一德之誠上下有相親之美如鶴鳴子和則必與之共天職而食天祿焉是當見於它日

歟茍或徵其跨鶴之駐緱山化鶴之駐華表是皆方外之遐舉仙游不可以語怪也登斯樓也當思鶴之所駐其山川之靈有所開余身也者國之器也學也者國之利也毋安於所逸毋畫於所至斯無媿於駐鶴之意也周翰聞余言謝曰已喻吾子之義

大惠寺記

紫芝之山大惠寺成主尼善持命述始末走謁記於余曰寺在奉化吳山去州治三十里所生父佛心居士王氏

嗜其岩谷穹邃林麓葱蒨時遊憩焉天或陰晦則隱隱若考鍾伐皷於煙霞間者居士謂靈境久閟兹或開余是宜構精藍以揚佛宗教矣因貿以資而得之築地以奠基方營築芝草生爽塏中莖葉聯縈堅若金石遠近集觀賛羡居士曰芝瑞物不常産雖一念可感通吾誠豈能即形於瑞得非大覺圓應肇致休徵歟因名其山紫芝云由是請相者奉金貝騈至營材度工蛇虎之交草莽之間棟宇聿新矣經始延祐甲寅迄丁巳工畢大

小百十楹甍棟棖闑閑楣㽉紱塗墍丹雘嚴飭有加凡象以示教食以養生器以利用靡不畢具可謂悉厥力矣居士諷賛持修素謹至是願遂力成有以昭法展敬迺日詣殿廬禮諸象跽瞻而默叩曰剏由法創得人斯永今創法玆土固欲久垂永闡然隆汚在人不可不謹於始惟命之請亦惟命之俟居士二女在俗未字聖教夙漸久習肄法行請如阿黎姨行八敬願難落居士謂吾不能心女心而能法吾道順爾敦確固非矯欲吾所

興其在是乎時雲外岫公主天童二女往禮嗣其法岫
名長曰善持次曰起惠祝髮易衣而歸居士以是山授
二師命甲乙相傳持方篤意定寂辭弗居衆强推惠主
之至治辛酉朝廷勅賜金額國師錫惠號某太師既而
惠念天叙不可紊固讓持復請於國師亦錫持某太師
寵以金襴釋衣持益嚴戒行振勵同志究佛心法朝夕
諷誦祈天永命以歸福於上而規制益宏備矣初居士
成童失怙恃播遷異地身親諸艱不敢少疵纇其行頗

擇有道能薰而淑人者就以裁已嘗言事無難爲苟合於義力爲之無怠若橋㕆䖝有成績弗少玆山則其大者焉今雖示寂念其擇靈致瑞善興善傳是宜昭示於後以爲法教之勸請爲文以刻石幸毋辭余作而言曰薦紳之士崇六籍敦五典而已非堯舜周孔之言所不樂道如王氏者不以一身之奉累其心而愛衆之念形於事矻矻焉視蝦以尊其君室而畝之卒致其所出於善域夫豈異夫秉彝之心哉雖其寧空寂甘澹泊與方

外不殊然遠擇而逢勝土興築而得嘉應是非所執之堅所守之誠不有大過人者曷能臻是哉大廈既搆禪觀既樹若乃志之不易業之不惰則又在持惠二師焉因叙以復其命

文會軒記

吉之吉水有望族曾君惟中世居蘭溪好友尚文因扁其軒曰文會取曾子語也軒在天柱峯下有槐桂可合抱者離立軒外軒左右有古樟若卧而昂起與槐桂隂

森翁欝雖煩暑中猶凌寒也石梁溪流横亘木陰去石梁數十弓有石襲飛瀑珠傾練裂四滌有六華白富玉笥大秀諸峯遠近蒼翠琳宫梵刹隱隱出諸峯松篁烟靄中一以爲兹軒觀也軒中無他物惟蓄書數百卷日披讀玩索一日晤君于郡之逆旅輒相與講學就請余記之余曰士生天地間不可以無友有友焉不可以不講學安可須臾緩也世道降有獨處而絶交者焉有取友而宴遊者焉有以浮詞豔藻相追琢而誇詡者焉其

欲明道講學古今曾幾何人哉宜乎人心之壞不可救也今聞君世篤詩禮文學之士名於郡中趙宋時以文爲顯官者炳耀相繼有食邑清江縣諱三聘者以光宗不過重華宮直諫有父子同登科諱某者至廷試理宗詔珠箔隔障其子目曰秀溪勤禮親洒宸翰尤以見尚文之有素也君惡得不文是尚而會諸友哉易麗澤兊君子以朋友講習此之謂歟然君之意既以氏出曽子不可不遠承先訓以勵諸已今年方强汲汲焉講學明

道以無忝其先訓則兹軒之作豈為招譽衒時之虛器也耶

栖碧軒記

郡胡君公鼎之室東去月湖咫尺許至宏敞復搆小軒於堂東蓄經史彝鼎圖畫日以自適比加栖碧之名楣間葢以隙地有碧梧一章中峙而起葢取其脩潔類已之獨也歲月滋久梧大圍可二拱高出軒脊有半枝葉翁攜隂翳計鳳凰之可托也因念曰凡禽鳥煩數之音

寔瀆吾耳吾疾焉其音之雝雝喈喈鳴天地之和者鳳凰也吾則思而願聞或庶幾來哉余曰鳳凰非梧桐不棲固也然梧桐植物也不擇地而生鳳凰靈鳥也曠數千載不一出苟出而翔焉則隨所至而集惡必其此之託哉世有秉禮赴義博洽羣典窮性命之微空萬物而薄聲利其為文也則煥若雲漢瀯焉孤處雖終老不失足於他人之户限者亦鳳凰而已聞公喁之才之德皆戾止是軒從容遊息俾公喁才德有加又豈非鳳凰惟

是梧之托焉者乎不然公鼎之藴才德也淵中彪外而不以自衒相時之利則出而黼黻乎天朝亦鳳凰之托於梧也於斯之時必有歌卷阿之詩曰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上羡朝廷下美公鼎者矣公鼎笑曰吾惡乎敢哉宜書以為記於是乎書公鼎名鉉四明之族姓也

驃騎山龍化精舍記

慈谿縣二十五里有驃騎山壯聳峡秀為郡城之映帶

山半有潭潭有龜十龜之首有黄文各異故老相傳為龍旱暵禱即雨神異不一或曰龜龍皆靈物龍而龜靈之變化也然郡志言是山去縣三十里又不書龜龍澤下土殆失考歟潭北去數弓舊有屋祠龍王宋咸淳間又稱是潭去祠東十弓搆精舍十二楹盖里人鄭國榮所捨之故廬國朝至治間慧上人撤龍王祠廣其基址徙精舍於其上繪觀音大士祠龍王東偏慧遠遊不返屋傾圮久為狐兔栖至正十七年偉師樂其地閒寂來

居習淨業遂新棟宇易繪以壉泊禪定之室賔客之次咸具名精舍曰龍化取義於龜也精舍無田産人無遠近恒遺食始東西有蹊殊峭嶮師刋榛莽甃石成坦涂往往衣冠之士樂過焉故起其廢簡而可守即其居安而無營無非致於教利於衆而已余嘗宿山中師從容告余曰廧廡庳陋不足以紀載願繼志述事蔵以示後人幸紀之余念古之君師教天下而五品之序肅肅雍雍不外乎常道苟獨其身遠其跡必有非之者焉後世

政治苛切風化澆漓日戕乎恒性而浮屠氏來中國其徒衣草食木託身樹下惟汲汲明佛意旨舉世禮貌之有以哉至久海内以崇樓廣厦尊大雄氏宗之者甘食美服若生長深宮果其初志耶師嘗事事於大方令口糲體緼而精勤玄奥是有以協夫樹下之苦節者宜為人所敬愛也矧兹山為羣龍之宅民不知惠已嚴其奉官不知利民豐其報師於此綏神妥靈明致嘉應其功為大矣余意松風之清山月之明師趺坐浩潭床下立

而聽法者必龍師以是傳於後可也至正二十六年記

蘿石軒記

奉川有君子曰樓則中氏則中之室枕溪面山固足以登濯為樂又别搆藏修之軒室左以蘿石名而請於余曰凡黼黻是軒者舉莫之有也惟前峙一石高不過尋丈而狀甚怪青質白理葢生自具區為波濤所齧芒角俱泯其澤如玉雖久而不變蘿施生於石上縱横交錯貫衆竅而出枝葉敷榮翠妍緑潤雖榮瘁有時而生意

不息可訖或與賓友互觴移席其上酒酣而歌擊石為節石鏗然有聲清若浮磬引蘿為幄紛披為流蘇邀清風而激靈襟可樂也且世之金玉皆喪於胠篋而斯石可無恙材木皆夭於斧斤而蘿則免焉故其得長與之俱也幸先生記之余素識則中性蕭散所賦詩多曠達宜其取於是也夫陰氣凝而為石石雖剛而胚乎柔陽氣衍而為蘿蘿雖柔而孚乎剛一剛一柔天地之道也剛柔既定而不可易物性然也人之性可以剛可以柔

而適乎中者或寡君子體天地順隂陽其剛柔而弗以過焉則庶幾矣乎故易曰剛來而下柔賁又曰柔來而文剛此剛柔相配或先或後而不之忒書曰强弗友剛克變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此剛柔適宜或正或反而不之膠也則中之視寵石其所得在於是可不益勉之哉

粟中齋記

一室至小也以一粟視居室則居室爲大以居室視天

地則天地為大論至道天下莫能載焉天地未見其大也以一粟視淵沙則淵沙為小以淵沙視一塵則一塵為小語至道則天下莫能破焉一塵尤未見其小也若是果孰大而孰小耶世之人惑於大小者衆矣惟莊子視大鵬與斥鷃太山與秋毫未嘗大小之也其未嘗大小之者蓋視夫上下四表蔑有中外其大其小其有其無一而不二屬而不離猶江湖溪淵之水會而為海實一水也然則大小之分奚由目乎目由乎我也有其目

則有其我有其我則有其物有其物則有其大小之殊必吾之視我得焉吾之不視我喪焉斯可耳故孔子曰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視之既不可見則大也惡乎其大小也惡乎其小哉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身且不獲則物也惡乎物名也惡乎名哉是則指一粟謂之天地可也指天地謂之一粟亦可也况居室哉鄞之士戴直夫者扁其室曰粟中其孰曰不然夫粟中天地之運行日月之照臨風雲之動盪民物之生息與夫山川

草木鳥獸蟲魚流峙榮悴飛走起伏揔揔焉莫有紀極吾卧而起飲而醉俯仰遊衍吾其樂也融融吾其歌也颯颯吾曾不知身之粟中直夫其得於此乎直夫嘆曰先生幸記之以釋吾之隘且以釋人目之隘於是乎書直夫名字仲賢粟中蓋別號也其先居會稽剡中後遷閩之長汀今居鄞之郡城東偏以儒業名者表元之後也

自怡齋記

自怡齋者謝處士允平游息之所也允平寧波之定海人倚山而廬山橫亘二十里處士所廬之地特勝自郡城東走四十里稍折而西北行三里許為處士之廬由北行三十里為定海縣治處士蕭散遠囂謝紛樂得其所足不及郡縣城市閒余嘗造而問焉處士以自怡名齋蓋慕陶隱君以嶺上白雲可自怡悅歟處士曰焉敢慕陶隱君哉夫麋鹿遊於郊藪黿魚處於江湖禽鳥翔於山林亦自怡而已焉有慕而然哉第薄田可以備伏

朧敞廬可以蔽風雨固無待於外惟誦讀詩書玩悅光景或采山釣水逮倦即休或俯仰倚徙玩雲霞之出没覩鱗羽之飛躍覽衆芳而披清風不知日之暮也賔友相訪則與之坐松篁泉石間觴豆笑談興至則一壺遊衍玉几泛中流趣而返凡是皆足以自怡且所以寫吾分也余曰噫處士其有見於是歟今之崇華構而居列鏤簋而食執桓圭服衮冕擁軒蓋以榮其身者吾見其心勞而形悴求其如處士優游歲月林泉之適以樂夫天

命者鮮矣處士其有見於是歟或曰處士自為則有餘也其于人也何如哉余曰處士以此而遺諸子孫則久遠之憂免矣以此而聞諸里閭則奔競之風息矣豈不分以界人而自怡也哉或曰記余言處士亦作而請書以記之

白雲精室記

始浮屠之未廬也惟塚間樹下寄託而已厥後廬而莫居必擇深林邃谷專習靜歲既久方外之士日接有志

者病焉又擇林之益深谷之益邃者以泯其迹蓋不爾則修內者不暇力也徵諸在昔若太白已公之徙杖錫大梅常公之入深居是已今無盡禪師創別業於雲峯者豈無所為哉雲峯嶄起雲漢會稽諸山西去郡治六十里在山陰窮僻地其支山曰清化者有寶壽寺岩壑間固已遼紛絕囂禪師常紀綱是寺方退休猶以人事撓已因仰梯雲峯蹤跡樵牧溪逕盤還曲折躡石梯而上數里許至其巔得爽塏地餘百畝可耕可樹林木蔽

虧雲氣騰礴清泉白石凛乎其前遠則鑑湖浙江暨陽大海近則麻姑溪苧羅山石門郭墓皆可俯而視也左右有浮丘王母之山及二虎岩拱而峙焉昔越王勾踐栖兵之所也禪師樂而圖之遂伐榛莽以崇其構計若干楹梵唄禪寂遊憩鉢食之所與凡所宜有者咸備設興香佛像殿中餘則不暇黼黻內外穆清下視人境邈乎遼哉因是峯舊以雲名就榜曰白雲精室實為道地也費皆出於己之所蓄工始於己未二月日訖於是歲

八月日介人而請記於余余曰雲峯風氣渾淪形勢孤絶自開闢來始栖勾踐自勾踐來始棲禪師何山川鬼神滑耀葆光靳以畀人而久湮於前豈天地孕靈必有所待非樹功德者不能開歟勾踐黷武一時固無足論禪師以精進力究明覺性據象座演法天龍圍繞多士來諗功德若是宜其有所遭也然豈為一己哉自是香燈相續花葉敷紛使禪定者必恒其所覺不住於空有相圓通無礙亦出而大澍法雨遍利羣有惟雲之似也

則禪師之功德又何若哉雖然天下梵刹莫難於肇基也嗣業者能思其難守之於悠久弗墜斯則無負其難也故用刻諸樂石以告來者

山趣軒記

明之憲法師居南湖延慶寺之東僻名其軒曰山趣間徵文於余余曰南湖渟於郡治寺據於南湖四際皆水也山則杳莫之及師乃以山趣名軒何居師曰吾分宜丘壑凡瓶錫所至必登涉俯仰其間先極乎郡之勝絶

者南而天台西而會稽渡江而錢塘而姑蘇金陵其山峭峻際天遞見層出或窈窕曲折夾澗而入若巷或亢爽爽曠可廬或起伏迴合散漫如春江濤莫不翠姸玉潤各獻異狀仙臺洞天石梁飛瀑隱隱在雲霧中一燕坐頃其氣颯然邈不見人影惟幽泉鏘鳴一鳥破寂而已顧其趣蔑有知者吾則樂而存焉今覩屏迹於是而山之趣未始不于心目間也余嘆曰師以為有無一致者歟然師之趣由乎山山之趣由乎師師以是名軒豈

無其意歟師明天台教嘗分席於金鍾山演圓頓止觀固無俟乎余言余以吾聖人之道探師之意可乎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蓋艮為山山靜止者也人欲靜止其心使四體六鑿皆靜止為背之似焉斯不獲其身不獲其身則吾之道得矣師樂夫山之趣也殆樂夫靜止也故孔子曰夫山直而無私興吐風月萬物以成百獸咸育是猶心雖靜止其日用變化莫非天機之流動也人以是利吾道利吾道則吾之道流行矣師之樂夫山之

趣也殆樂夫天機之流動而兼以利人也歟師笑而頷之於是乎書

琢玉齋記

郡之楊魯潔齋居之室未有名余名之曰琢玉盖取諸禮以勉其就學禮以琢玉喻為學以成器喻知道也夫玉生於崑崙之丘崑崙之下有三河玉殞而淪入其中隨其河而變其質或白或緑或玄而不之易也苟不琢而器焉顧其璞徒黯然塊然臃腫然而已雖有如縣璆

結綠之美者將焉施而可哉及玉人追之琢之磨之礲之爲圭爲璧爲璋爲瓚爲冠爲珮爲瑚璉爲珌琫發其孚尹華以文藻然後器而可用是則玉也奚可以不琢矣奚可不治而精乎猶之人也人生於赤縣神州州分為九隨其俗而變其質或剛或柔或朴或浮而未有歸也苟不學而知夫道焉其進退則威儀焉耳其讀書則句章焉耳處事則任性焉耳其如此心何哉必涵泳聖謨以致其知致知而弗得也必反聽反觀以求諸内

無頃刻之間則至簡至易之道忽焉而知之矣知夫道則德明而理融意消而神暢視天地萬物皆我也可以富貴可以貧賤可以死生而樂莫大焉及措諸事也大則斡化機正人紀小則安畊鑿服射御至酬酢庶事咸委曲罔失是則人奚可以不學學矣又奚可不知道乎故物之為寶莫甚於玉人之為寶莫甚於道玉具為國家貴重必藉之以華彩固之以扃鐍藏之於天府人而知道國家得不聘之以玉帛錫之以祿位尊之於朝廷

也哉魯生簪纓家又從余游而氣質為之丕變矣又勉其力學以知其道故告之若此然玉之琢也成乎人人之學也由乎已歲月逓邁尚益以自勉毋怠魯再拜曰魯雖至寙敢不承乎請記所告之語書諸齋壁遂從其請而書之魯字學魯世秣陵人僑居於明遂占籍云

水竹居記

龍山之麓有永樂寺寺有僧室扁曰水竹居盖指堂禪師所居之地也長廊縵迴别院斗折而湝水培竹其中

其水則因山之潔流屈曲而溝歸之仍隄其廣狹以避汙濁是以恒清而不涸若秦宫方鏡洞燭肝膽凜凜不敢萌毫髮私意其隅土特隆起竹生之離離出屋脊婁者黜之瑣者耗之惡木雜産其下者刋去之故其蕭森挺拔若槍楯劍戟之擁轅門過者不敢褻玩闌入水光涵竹竹影入水水竹交致其媚而交致其光上人則遽焉栩栩焉猶彤川上之嘆而發淇澳之詠也余獲館於兹朝夕與上人俱從容問曰師之志以物言之潔而

澤者莫水若勁而節者莫竹若節以持身澤以濟世方禪燕時有蕭散淡泊之趣而証悟圓通非持身歟既而慈意博洽辨才無礙庶幾其以啟迪羣有茲非其濟世歟然則如何曰非也蛟龍以之宅鳳鳥以之食其鱗羽之至貴者而非得水若竹不可其必取此以自喻乎上人笑曰子知吾佛之道者也而奚其問之左耶夫佛舉色空無非般若者自吾祖揷草於此有水焉有竹焉故以識其居而名之焉耳奚有事乎其間哉吾祖固貽其

般若之妙教詔其後如此豈若世之必擇某地某樹以為所玩好而習於偷惰晏安哉今吾脩其家惟蕪茀隳廢其迹而不克祇承葺治之是懼又敢以子之問為可不可耶余甚異上人之言因以知其識見超詣而與吾儒所謂見堯於羹牆如出一軌於是乎記

杖錫禪寺紀續碑記

古之逃空虛者必靈境奧區擇而居焉至山水之氣閟而不泄神呵鬼禁人不能迹而見者尤為佛氏所專若

杖錫禪寺是巳其地南去郡治可二百里山深入萬壑中蛇盤斗折而上重巒疊巘峭峻際天勝槩絶世至峯頂頂圩而爽塏可廬清流散飛灌木層翠晴必沾潤暑必挾纊雖樵者靡常至四際又有峯二百八十有一回合起伏雲霞蔽虧内七峯尤瑰異郡諸山咸莫之抗唐龍紀元有石霜下長政二尊宿在藤湖肇基於此寺建徒集天祐三年吳王錢氏賜金額十傳迨宋之天聖四年太白巳禪師德隆名重足以開先裕後又尊之爲第

一代祖實元二年額加延勝繼茲席者類多碩德雲棲霧食燈傳香衍實東南之望刹也歷歲滋久寺或毁或復傳五十二代遺時孔艱窘於徭役費如丘山貲産垂罄僧日竄匿寺日摧毁至仁讓公負荷法任痛念諸祖創業之艱倡道不匱苟不培本枝葉以亡雖有智力者出求復興如故惡可得哉於是殫心悴容躬走官府招亡植壞保守先業於紀綱糜爛之後甫七歲珠還璧合俾圓頂方袍之士不觖望今住山起予公又力纘遺緒

篤揚前休託章蟾書走永新請於余曰寺舊有顛末載諸樂石以災而不存兹不紀述則建刱之績圖存之功咸泯滅無傳敢辱先生之文明始顯今以貽厥後余謂昔諸祖必處夫高深静僻地者盖以明心繕性非遠紛去譁一耳目之官不可也若兹山者豈易致基業豈易圖耶自佛法入中國法有阻行寺有興廢莫有常者元運既圮天下大弗静寺悉廢於兵燹吾郡幸無恙而廢於艱難者又十九焉兹杖錫禪寺將絶而復振雖諸祖

之願力深重亦讓予二公之力也以世間相論之寺有興有廢以正法眼視之寺未嘗有興廢也然不有世間相何以明正法眼哉自兹以往凡主是山者鑑往懲來使是寺益以求久得以考鐘伐鼓大宏講席以正羣妄則其功德又豈忝於諸祖也耶寺之棟宇土田與夫山所入之利具刻諸碑陰繫以詩曰東南之山惟明為盛維明之山杖錫為勝高設於天閟司於神其在玄古豫俟哲人哲人伊誰張于佛氏藤湖之長太白之巳有廓

其址有歸其廬建業之始倡道之初名聞雷厲學徒雲集繼兹席者代踰五十匪山之靈胡底於成匪祖之聖胡底于寧元運之末根抵幾絶讓予者出式茂其蘖以隆于淑斯永其傳克懋于後斯昭于先伐鼓考鐘環居列食心祖之心庶幾朝夕有章有程有聲有輝俾四方士於焉是歸

夢墨齋記

慈谿治中有闞湖由湖上北循小溪而入有隠君子時

銘倚山而廬廬之西偏闢小軒尤靜幽歲壬子八月十五日夜卧是軒中夢一士蒼髯縞衣授一墨若圭巽日夜又夢是人以墨渻一巨樽飲銘銘未受方問其飲故是人遽以墨渻建銘衣上銘覺意為祥因以夢墨扁其軒也閒請余記之余曰銘之夢其可怪矣夫以周官六夢言之此非寤非思非噩非悸非喜非懼其正夢歟墨者文之使也凡績文之士墨豈可須刻去左右哉夢得墨者非兆進於文乎孰不謂然哉以予言之恐不爾也

銘之父是齋先生與相山王先生寳峯趙先生閲楊文元公遺書得本心之要一時就而求牖者殊衆銘伯仲四人亦皆與聞而有得焉視竒詞麗藻不啻若浮雲然彼授墨者必神人也其肯使炫於文哉殆以銘同於時偶於俗出入言笑有未能一以寡黙以守夫昔之所得焉耳授之以墨警於初也銘不悟建以墨湻警於再也銘又不悟者何哉夫墨者黙也書曰恭黙斯道易曰黙而成之其可已於黙焉昔有竊李泌鞋送帝所冀罪泌帝

曰鞋者諧也事當弼諧反喜之由此而觀鞋與諧聲相同也墨與默聲又不同歟况楚詞曰孔静幽默賓嬰傳曰墨墨不自安義雖默文則通也焉知神之所以俾銘其不在於兹乎不然墨之色玄將俾銘守其玄乎是夢也當秋氣正中之夕月明如晝又豈非俾之清明在躬也歟銘舊嘗從余游又力學不怠故余言之無隱

睡樂軒記

郡有睡樂翁就以睡樂扁其室蓋曰晝之適於睡也余

數造而問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順乎隂陽晝夜之道者人之常也翁何反其常而迷其陽乎且人之可樂者多岐性雖各有所嗜而所嗜者焉樂也翁之樂也獨委之於睡又何睽其同而塞其通乎公曰噫子知吾哉夫天之生物物各有天戕乎天者自戕全乎天者自全譬魚潛于淵蟲蟄于穴鳥棲于巢未嘗不以自全而樂焉者也吾惟知全吾天而已反其常吾則烏乎計哉人之騖名者氣盈射利者貪熾玩物者志喪燕游者心蕩彼

自以爲樂而達者不樂也窮呫嗶之海適掞藻之淵游衆藝之圃樂則樂矣樂未幾而形勞形勞而樂已亦未見引其樂也曷若吾玩愒光景偃仰一室蟬蜕而龜息目眩而夢交舒舒然休休然不勞吾之形不搖吾之精凡世之得失成敗消長夷險是非臧否蠱於耳目觸於心志倏然而喜忽然而懼者舉莫知之也見之者亦舉以塊然命吾而莫之忌也顧其樂爲何如哉不寧唯是睡也吾亦不知其睡樂也吾亦不知其樂不知其樂之

樂不可以言宣不可以言宣則吾之樂也至矣睽其同
吾則烏乎計哉余曰古之至人無思也無爲也清明在
躬日接於物而不役於物夜寐則夢以泯焉苟夢焉必
正必吉心未得於至人者非事而縻則坐而馳汩汩焉
而意慮滋意慮滋則夢寐轇轕頃刻萬狀或驚或愕或
喜或悲漫不可勝數喜者徒喜悲者神喪驚愕唫囈呻
呼而汗流浹體若然則睡之樂何有翁豈未之知哉翁
之學也業精於歲月處師位也化洽於摳趨出而仕也

政行於民人凡是嗒然之所為乎㝠然之所為乎果將以專於睡之樂乎余疑翁殆有為而託焉者乎託焉者何其以志之弗宏將遠嗣其祖之樂于華山者乎其以世之汙吾目也將以睡而為之樂乎其以人之久其不久也將㝠視千古之樂于一息者乎不然病時人以逐逐為樂將以矯焉者乎翁笑曰子之言得矣冝書以為記翁名莊字逵莊姓陳氏四明人也

介石齋記

郡城之北倪豫字克介以介石顔齋以名取於易字生乎名而齋因乎字也番之雪坡周公爲小篆揭諸楣間以堅其志焉初豫之祖履齋翁購高尚書閔之竹墅治居第有園池之勝襍木石其間招賢師傅訓迪諸子内仲權者實豫之父也脱畧紈綺之習以清介自持惟博極羣典而已豫淑父化父没讀父之書守父之清介不少變然貲産悉罄於徭役所存者僅木石耳因累石齋外叢峙行列狀皆瑰怪異清蔭以梅竹傅以蘭茝以石勵

已之物也興居寢食必與石對曰三復易之繇辭而求其似焉雖處澹泊凡世之榮辱已之得喪舉付之於浮雲自有樂于中者聞請記於余余方嘆世之守介者少豫獨守介若此其去於務名徼利者遠矣遂告之曰孔子於豫常反覆其辭深以介為重也豫之諸爻多不中正得其中正而能介者惟六二也夫六陰數也二陰位也陰則為柔何以能如石焉蓋下凝於地者皆陰也石下凝而尤堅者也介之取喻於石也固宜聖人慮悅豫

之過故勉其介也既介矣又慮其道或未之至焉復勉其知幾速改以全乎介也故曰不終日貞吉東漢之獨行傳如譙玄李業等凡十二人皆清介者也然未知果合於易否乎合於易道而不能久于介者亦未盡其道也石同天地而生終天地而久守介者能堅而久焉斯則無愧於石然貧而守介善矣苟富而不變塞焉又善於守介者也豫勉之毋怠

畦樂軒記

豫章王與齡父居城市中有宅一區出户庭咫尺地南向折而東者皆圃圃植蔬皆畦畦皆壟列盡與齡手所治也余來豫章獲交與齡余愛其老而好修又聚書蓄琴以樂賓友殆非老圃者比因數過焉或見其不冠屨鑁土泥而蘿粉之或見其抱甕出入脊脊然反覆灌溉靡有遺失余問與齡言曰孟軻氏謂脅肩諂笑病於夏畦是治畦者爲至勞瘁子得無勞且瘁乎與齡曰吾玆樂而已矣勞與瘁吾烏乎知哉方蔬之芽茁甲拆吾

既樂矣及其葉茂花榮吾又樂焉其生意之無已也吾舍吾钁坐畦間吟笑自適其心休休然禽鳥之和鳴蜂蝶之游衍又若以助吾樂者於斯之時視躡髙位食厚祿勞瘁厥躬而隱憂之瘁於心者相去固霄壤也吾之樂又何如哉余聞其言矍然起曰子蓋隱居城市之賢者歟然人之所好不同而樂亦異焉惟有道者凡所遭而樂豈止於畦而已乎孔子之曲肱顏子之陋巷皆有其樂天地莫非其圃萬物莫非其畦夫焉有名言者哉

余知與齡讀書窮理非不知是第因其畦而白之云爾

農莊記

鳳陽果園有王先生者博學好修至耒耜亦未嘗不手操也因以農莊名室而求記於余余謂力農者滿天下其憾於勞者恒多其安於勞者恒少安焉者樂憾焉者憂余畧其憂而述其樂可乎方春日載陽倉庚鳴矣修我良耜爰舉我趾適彼南畝既耕且種薅其稂莠長我嘉苗雨則蓑笠襏襫暑則息於木陰婦饋壺酒酒酣耳

熱其歌嗚嗚然迨乎銍艾其粟滿車輸官之餘厚養父母室左右前後桑麻鬱然雞豚錯然方社八蜡與井里長幼醉歡忘禮一室之内琴瑟静好書籍在前暇則坐莊中從容賦詩賔客至則宴坐談笑凡履危蹈險可怖可愕之事舉莫知之顧其樂為何如哉君之事此其殆安焉而樂之者乎夫既可樂矣而孔子獨不許樊遲學稼之請何歟蓋當時樊遲必已在位禄足代其耕矣不得不勗其大者兹居閒之士進不偶時動則違俗又孰

愈於老農者哉然古者仕出於農今聖天子在上又下詔選孝悌力田之士而大任焉先生嘗應鄉舉三以不利自晦若先生者必有時而出矣

村塢記

鄞之李宗善氏靜者也即郡城偏所居之室名曰村塢蓋取杜少陵詩貧居類村塢語也就隙地樹嘉木花竹細大雜出或薈或疎弗計也暇則治蕪穢時灌溉使生意流動不息方春風微和時雨新霽之頃枝葉蕊蓓花

蕚綺錯其下芳草一碧不假夫禽鳥飛集而野外之意
粲乎吾前吾則從容其間游衍吟咏以適其性曾不知
城之居地之隘也雖車馬相屬於道貨財交積於市足
以傾動乎人鬬雞走狗轉丸角觝之戲足以娛悅乎人
舉未嘗一接乎目而桑者之閑閑考槃之在阿無少異
顧其樂為何如哉閻徵文於余余謂董卓築郿塢蓄金
玉泉貨萩粟志富貴也孫權築濡須塢給餽饟芻莘兵
甲志戰爭也志戰爭則廢人志富貴則廢身其於優游

之趣何有哉宗善乃寄村塢於隙地日與草木伍融物理寘得喪保身而忘人且無待於此之外者亦庶幾矣乎然村塢之樂固矣苟適於道囿游於藝圃進其所未進則不為限於形迹之小尚勉之哉

退丝記

人之進退其有恒耶易之文言曰進退無恒果無恒耶觀之六三曰觀我生進退是不可必也吾四明薛君原禮扁其藏修之所曰退丝其有見於此乎余聞造焉而

諗其所謂君曰吾鄉也冀仕進以榮顯其親嘗竊禄於郡之象山縣庠迨考滿歸天下兵革方轇轕駿雄奮興雲蒸龍變猋勇霧合凡儨驕於秦楚齊趙之間取金印頃刻中者車相擊蓋相屬也吾茲不能甘卻行避舍以自晦焉今天子既戡定海宇登崇俊良大小畢用而吾親老矣又焉敢躐資與之行以去吾親乎幸有越人之術姑託以為養耳吁君所謂退者若是其賢於人遠矣或曰蟲蛇之蟄困於陰也陰竭則必信六鷁之退飛厄

於風也風斂則必進君氣鋭力强夫豈久於此哉必功名遂而後退也斯可矣余曰不然係小則失大也君之所以退者將以進夫德也君朝夕斯處厥修之來月恒而日升水洊而木漸篤實光輝而罔覺焉可不謂之進於退歟揚子謂顔淵以退為進又豈不信耶彼務於前期馳驟頡頏志逞意得而不知返者雖纖離騄駬日趨千里寧得以軼君之軫轂也哉

九靈山房記

金華雲林先生以九靈山房圖示斯道斯道問其故先生曰金華多高山西去餘百里有屬邑曰浦江其山為最高又西去餘百里為九靈於諸山為最高蜿蜒扶輿曲折起伏靈氣不泄萃為九峯因以名焉其左右前後層崖疊巘飛翔奔走綺碧煇煥雖杖履之樂於登涉者亦莫得其梗槩吾有先人敝廬寔處其中置琴一張書萬卷松篁梅桂之屬鬱乎蒼蒼先人之丘隴諸父兄弟咸在而吾乃宦游淮泗宿留齊魯之邦值兵亂蹈巨海

而東至於四明閲歲兹久思返乎故廬視桑梓洒掃丘隴洽諸父兄弟聚子弟教養之暇採山釣水優游歌咏以終天年而道里猶阻絶未獲也吾雖神游故山未嘗不西向興慨今覽是圖於寓室庶九靈之山在袵席之上而吾亦不知其身之客也吾將記是恐盡於心子爲我記之斯道以金華山水之秀文物之懿冠江左人且願游於其間惡有生長懸弧之門而忘情者哉昔王摩詰治别業輞川必手圖之以不忘其勝陳季卿留長安

覩青雲寺之寰瀛圖則思歸江南先生出處固不類乎二子而覽圖以致其思也則或幾乎似矣然先生抱道而夷曠者也又豈不知天地萬物皆吾有也九靈之山隨所寓而在何必凝滯一隅而漆漆然哉特以禮不忘乎本焉耳吁禮不忘本仁也非先生其誰歟先生姓戴氏字叔能雲林其別號也

二蘭齋記

邑西去六十里有龍山永樂寺寺有歸庵禪師受經其

間禪師善鼓琴梵唄餘鼓猗蘭佩蘭之曲清壯邈悠變化恍惚深有得於徽軫之外因扁其齋曰二蘭余謂聖賢之處衰世豈自為哉殆將以變諸俗也苟君不信其道民不被其澤則憂見乎詞孔子轍環諸國莫能容仕父母之邦且有沮其政者終無所騁憭焉自傷故猗蘭之操作焉後人取其意度而為曲其音悲其思深而孔子之意未始不顯明也屈原憂楚之失道以同姓恐屋其社抗言曲諫反以被讒見疎終退而自潔著離騷經

故佩蘭之詞見焉後人取其意度而為曲其音怨其憂
遠而屈原之意亦未始不昭晰也禪師自雜落即孤坐
究曹洞宗旨閒山行木處訪耆碩以質所見雖三據象
筵考鐘伐鼓以發聾瞶而所處無一日不雲石俱也今
天子聞而嘉之詔使日本宣布聖意日本人首搶地從
化上大悅其往也御制餞章其返也親賜內饌及對所
問又畧不敢恃寵異言朝政而歸老焉其迹也其心也
其世也俱非孔子屈原之比何二蘭之託歟余意大雄

氏之心願天地衆生皆作佛其見溺苦海蹈冥途也必悽愴惻怛若禪師者豈無大雄氏之心哉有大雄氏之心得不與孔子同一軌乎奚特二蘭之曲取以自適而已禪師蹕余言俾記之於是乎書

知歸庵記

知歸庵者董均祥氏之所創也地在金川鄉西去慈谿一舍許至爽塏有雞鳴虎胛龍山鳳凰諸峯或遠或近從迎夾拱殊勝又有上辛無擇二渠翼而南鄉浦溆潮

汐曲折而至若抉陰陽家以其風氣遠引潛走至玆地蓄而不泄可墓可廬均祥因而念曰人之生也有限所貴其知歸乎吾閲歲四十有三自有知至於今日猶信宿也自今日至於百歲又不爲信宿也哉吾百歲後將以安體魄也必於是乎歸且吾之先肇基於此桑梓猶在逮吾父徙郡之定海吾又僑郡城之西吾百歲後吾之身得返焉又吾之歸也吾子孫之賢否未可知孰若吾手窆其幽隧穴以待於是即隆起處穴其土二甓而

虚之為夫婦計既成又屋其傍若干楹有祠有堂有燕休之所門廡庖湢咸具固以垣墉蔭以松竹潔静清幽殆山林若也侯二子長而可傳則先於斯老焉庵遂以知歸名工始於某年月日越一歳年月日竣事即走書永新徵記於余余謂凡憧憧於路者莫夜必歸而止息雖童竪亦知其爾也至若歸而能知其此之歸者則或未之知也世有耄而欲就木者且猶廣田宅崇貨利為子孫籌謀日夜不少置或以鶩名夸世振策長驅惟恐

途之不脩日之不足果知歸哉昔公叔文子升於瑕丘曰樂哉斯丘死則我欲塟焉此知其不可諱而斯以歸於土也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此知禮不忘乎本而必以歸於先也今均祥之知歸也實兼乎二公非過人者歟然均祥年未艾復知歸於聖人之道則有得於身之外矣均祥余友也故記之書之屋壁併以示子孫云

曲水庄記

曲水庄者胡仲子先生之室也室東去慈谿廿里許在驃騎山之南川流之上流水左右曲折彎繞因以名四際皆疎林沃壤石梁小溪隱隱入桃柳間魚鳥飛躍雲影上下誠地之可樂者也仲子學博才贍始居會稽早歲嘗侍先大夫宦遊慈谿知邑有董黯張釋之孫之翰三孝子有倡道者楊文元公民化其風風俗淳厚可以託而居焉爾後方僑於錢塘值兵亂遂蹈茲土以教授為職業久之人情稔於會稽若世居然者遂築室買田

為終老計天朝初被徵說書御前就留宮中授諸王書尋除儀真令以日疾辭詔許之賜錢并衣巾歸田里既歸念曰向趨朝廷不能稱塞上意早夜是懼令而後惟造就小子備國家器而用之則庶幾報聖德也自是益屏跡郡縣傳業弟子弗懈暇則課童僕治園圃圃之隙與賓友觴豆間挾二三子登山憩石訪寺僧盤桓終日或命一小舟出入烟霞中裕如也屬余記之余謂古今室以庄稱者豈少哉何寥寥無聞是在人不在室也昔

陶靖節謝彭澤令而歸五柳庄人高其風而柳庄之名著人知五柳庄則知陶靖節也仲子辭儀真令而歸曲水庄追視靖節跡雖不同顧其風亦高於人而曲水庄之名又不因以傳歟人知曲水庄則知仲子也夫豈偶然哉宜書之以復仲子之命洪武七年甲子秋九月既望

石壁山房記

石壁山房者原公道淵法師游息之所也慈谿縣治左

掖有闕湖湖上北向有闕峯有寺曰普濟蓋三國時闞丞相德潤讀書處寺僧類因山勢憑高架虛構石室石壁山房亦其一也其室在寺之西廡窮盡處尤亢爽閒寂室背山石如壁故以名焉石壁之下石窪焉若舟水停其中碧而味甘雖旱暵弗竭其上皆雜木殊葱蒨陰鬱天光日影微隆几席可愛由室北梯而上為小閣窻户四闢臨眺則一邑山水之勝具在眉睫宜公所樂也公受經邑之東臯福昌院院之創始以接待四方士也

迨今不敢少廢先緒公嘆曰四方士凡過是訪宿碩於大刹者迨為已也彼皆方袍圓頂吾非其徒歟今老矣而吾之將迎周旋無虛日其如已何哉於是命子若孫綱紀院事别構得石壁山房以居吁公知所重歟世有妻子累者且或遠紛就寂治别業以樂衰暮矧公素離落以寂靜為志者其肯久處要衝而不暇止息也耶公性粹温少博覽經史後聽天台教習止觀止艮也艮為山今又面石壁而觀史其中益以靜心如石壁焉惡乎

不可哉

春草齋集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春草齋集卷二三

詳校官庶吉士臣龍廷棁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學正臣翁樹棠

謄録監生臣朱上林

春草齋集卷二

明 烏斯道 撰

傳

騈義傳

蕭從吾字自成以稱於官府就以自成名從子翀字鵬舉世居吉之泰和南溪泰和古文獻邦也人多讀書尚義自成之父曰志立謹守詩禮且倜儻大度疏財慕義子孫咸淑其

化子男三長自新次自成自明自新自明俱蚤世自新有遺孤㶊自成悵然曰吾父母視吾兄弟如一人吾伯氏既溘先朝露幸有遺孤吾敢不以父母視吾兄子視其子乎因撫而長之㶊自幼從縉紳游讀書有成立又受業於職方郎中鄒君子高之門續文賦詩追蹤前古凡性命道德之懿靡不講貫而孝義之事尤汲汲焉與叔父相處不翅父子既冠值天下革命户門事日塡委動輒獲戾姓名之隷於官府者自成耳事無細大必自成是命㶊詣叔父前言曰㶊今頗有知可

走趨官府叔父天年高幸保父母遺體養神於家庭翀義當爲叔父先況撫於叔父受教詔乎以是凡户門事必亟走以前無怠色洪武丙辰冬朝廷詔江西湖廣郡縣民驗田多寡陶大甓家裕饒者又造舟運甓之京師丁巳夏朝廷遣胄監生廉其事以造舟事鴆財耗民復命上勑廷臣蒞吉安按之民咸伏辜先自成出巳帑購材爲舟至是翀被鞫懼搒掠遂誣伏罪當輸作繫獄未遣自成聞之手書貽翀願易不聽躬往翀不奉命又請

翀素親昵者遺書喻焉翀又不聽自成迺奮然詣廷臣前泣曰蕭氏產業翀分當得者至涼薄翀服官府者爲自成也書獄詞又自成名顧以身易翀翀實不當承罪矧伯氏蚤歿僅有此孤今年强而且無後使范則冠而鰥有綾蠶則續而蟹有匡自成何忍乎茍不從請顧先赴溝壑塞不義羞廷臣感其言然恐其詐也旁詢於人得其實又命府推官問翀獄中翀慟哭復曰翀與叔父身異而心一少者就安而老者就危理萬不可况叔父

求義名𤜱獨可居不義乎不義之人見隣里宗族且不可又何敢見祖父於地下乎𤜱意決矣推官具以白廷臣廷臣歎息不已然恐自成先自盡迺出𤜱正自成罪𤜱不得已號泣而去嗚呼世有小利害必曲造其故牽引諸父兄弟白於官府以代已豈有陷重罪一旦棄妻子舍田宅冒犯寒暑孑孑然蹈異域受力役終其身者反争相就也哉若自成與𤜱誠足為世道勸也余目擊是事起敬起慕為傳之以俟觀風者采焉

清節先生傳

先生諱德稱字彥良以字行號清節姓桂氏明之慈谿宋直寶章閣學士諱萬榮之後也通直節臨安府富陽縣知縣康先生後卿後卿生與紹與紹無子以先生為嗣先生本富陽葉氏賀州知州諱同之子中書右丞文簡公諱李之孫知州公嗣子衆多先生則判慶元路所生故與紹得以求也先生骨氣不凡髫齔即嗜學善記憶明詩書二經以詩經中浙江鄉舉後遊燕都觀世不

可爲者遂東歸放情山水間肆爲古文若詩從遊者日
益衆天朝初大闡文教首開科舉浙江分省連請先生
爲考官洪武六年有司舉秀才赴京師數千人天官精
拔七人以先生爲首入見上奏對稱旨命爲香几贊運
筆立就有明德維馨天清地寧四方底平之語上嘉之
即賜宴與公侯列坐連日奏對剖決如流內出御製集
因敕校詞語之未純者具奏對上大悅特除太子正字
日侍講讀及飲食起居不去左右上屢命詞臣賦詩先

生應制輒先進含諷諫其中一日與論詩之工巧因從容奏曰帝王之學具載於經若書之典謨訓誥皆治世安人之道詩詞非所急也上然之諭曰中原兵革之餘民散師廢曩歲有司所貢皆新進後生朕雖授官不使任事俾居文華堂教育培養久未有成昔許魯齋吳草廬當元初作興後進為國家大用爾與翰林修撰孔學行老成亦當為朕訓誨諸生以副朕志且命東宮往文華堂俾諸生行弟子禮仍各賜白金二觔先生日加啟

迪懇懇以忠君愛民之事與之語不二歲上各授以御史即巡行天下既歸仍命入文華堂講習未半載擢行省參政者七人按察僉事者八人知府者十四人餘皆授御史後殷招由重慶府知府有聲入拜中書右丞復名先生諭曰曩在文華堂教有成效今省府臺有疑獄累歲不決汝讀書明理可與東宮定議仍命諸生各斷以已意參酌之於是悉皆判決奏上越數月有旨事皆決於東宮特名先生侍左右未審者議之多所平允上

嘗命詞臣撰大祀樂章用予我字上疑其不敬將坐以罪名先生問對曰昔成湯祀天之文有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於皇皇后帝武王祀文王配天之詩曰我將我享唯羊唯牛唯天其右之言予我親之也上意遂釋翰林修撰朱善稍失禮因舉大杖將擊之先生輒諫曰陛下姑取其長舍其所短上怒亦解一日謂先生曰朕在軍中時士卒有違號令者輒忿怒心胸閉懣久而成疾今少不如意即為所苦因力勸上懲忿之功易

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先儒言懲忿如摧山言用功之難也一日上與先生論為學之道人之過當如何對曰人安能無過過而能改斯為善矣孟子嘗云子路聞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尚亦未若大舜能取天下之善為一已之善也上稱善一日又問仁者惡人乎對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仁者之心無私好惡故好惡得其當上大喜且為註釋以賜東宮諸王國命大書揭諸座右復謂諸大臣曰此彦良與朕論至於此汝等

當親炙儒者八年先生與秦府紀善林溫見上問汝居何官對曰太子正字上曰非也帝者師也又謂溫曰汝王者師也二人不可不自重十一年二月上謂先生曰聞汝二子聰敏好學宜令見朕翌日遂引見上喜甚嘗顧問特除長子慎為中書舍人次子全許侍養慎每應制作詩文屢蒙褒賞或加點竄謂曰東宮乃汝啟迪汝子朕亦教之東宮往中都上留先生侍左右朝夕談論益知其賢謂曰朕欲任之以方面恐黷吏累汝三月特

除通奉大夫晉王右傅東宫聞之意忽忽不樂欲留為太子賔客復以王就國乏人不果陛辭之際丁寜告戒曰朕付託汝者以江南大儒惟卿一人耳特賜手詔褒榮甚隆大畧謂孔子大聖也孟子大賢也而不得王佐之位今以王佐之位寄汝汝往欽哉及至山西晉王始開國得先生為傅多所裨益王甚喜深加禮遇賜鞍馬衣服王偶得善畫者適曹國公永平侯及先生咸在俱得賜畫像以示恩渥明年以例來朝見上奉天殿及出

東宮即遣中使命先生釋朝服來見與語連日早暮侍膳上亦喜其來謂曰東宮近喪妃汝宜慰解及問曰汝妻老夫人至山西安否時翰林承旨宋濂亦來朝與先生俱得賜宴先生奏曰宋濂長於臣且在朝日久臣雖爵居上請坐其下上從之翌日上為文論謙讓之美以示先生及歸東宮命李駙馬作詩文送之十三年復侍王來朝上見其蒼老詔慎侍王回國以便侍養吏部以先生例得推恩三代封其祖俊卿為嘉議大夫兩浙鹽

運使妣妻氏贈淑人父與紹贈中奉大夫浙江布政司右參政妣顧氏贈夫人先生前妻岑氏贈夫人今妻陳氏封夫人上允其奏誥未下會華相府政長史王特造安車賜之十五年王至京師奏先生筋力衰耗詔特賜致仕就居山西王月給內廩米及酒肉鹽茶等物且以椰殼酒器賜先生為歲遊適之具先生作存養省察之圖以進王受而置諸座右朝夕觀省八月有旨名先生全家還京師進治要十二條其一曰法天道二曰廣地利

三曰順人心四曰養聖德五曰培國脉六曰開經筵七曰精選舉八曰審刑罰九曰敦教化十曰懷遠人十一曰蒐才俊十二曰廣咨訪目曰萬世太平治要上嘉納之因子慎奏對忤旨謫雲南先生遂得賜歸鄉里已而復留京師明年五月患風疾上即命之歸二十年浙江鄉試復起先生為主文官先生扶病而往既歸遂以疾終壽六十有六臨終神思不亂前一日夜猶與子姪論詩經如故先生天性孝友事父母務悅其心每具酒饌

延名士大夫相與娛樂未嘗使有戚戚之色及父歿族人欲求為後母弗許先生悉以貲産分與之待之如親弟及其病革之際適福建請先生司文衡遂為力辭不就本生兄真陽尉芾卒於餘姚先生為之殯葬撫其遺孤宗文教養如已子後以明經中選為魚臺令有善政先生為晉傅嘆曰禄雖厚養則不逮因命畫士繪二親像歳時祭祀罔怠先生在鄉里與王子復先生談理學益以存心養性為本教子弟必先以孝弟忠信與人交

久而益敬人以其篤實如盤古時人目為老盤後尊之者稱為清節先生所著詩文若干卷其在鄉里曰清節集在京師曰清溪集春和咏言為王傅時曰山西集為長史時曰拄笏集還鄉後曰老拙集又有和陶詩中都紀行皆不在集中其字句雖刻削點綴自令人稱道不已在朝時每賦詩輒獲御覽就屬和以賜之兹不敢錄也三子皆優於文學長曰抗先先生二十年卒愼後居雲南侍養終老無不盡禮則全也全以余與先生自童

北至弔哭知先生為詳請傳其事遂述其梗槩如右論曰先生以積學成大名或者其可及也至於有本之學際遇聖明為帝者師位尊名顯而卒保其身令終於家閱今之世舉天下孰有擬其萬一哉參之於古之賢良中尚復何愧豈磊落之士也歟

孝義傳

尹成立字能敬吉安泰和人也世居邑之灌溪父務德娶蕭氏蕭氏歿再娶羅氏生子四人長成吉成器成立

成逺成達羅岀也成吉生七歳以母歿育於羅氏性孝友既長能幹蠱凡官府事必身先父兄歳在甲辰夏五月天兵下吉之郡縣檄袁州兵合次泰和城既下軍剽掠鄉落殊衆成吉與父母兄弟俱避處里之箬竹坪軍至父兄先奔走成立與母若弟匿山木中軍又羣至咸被虜軍各執一人以行及下山母與弟即不相見成立竊自念曰吾與母弟走難釐無所攜可以丐生雖欲同母與弟同死生度非計也不若先遁逃徐謀取母弟因

跳身岩谷間尋又為所執至城中成立以善卜軍優遇之乃狎昵遂賣卜徧游軍中求母弟月餘不得間見里人輒泣涕問母弟所在有知母氏在袁之新昌軍戴所下遂偕往果見母氏相抱擕慟哭成立懇懇告於軍曰願以白金贖母氏全母子情軍感其言愿欵許之乃潛出城從間道訪所親貸白金一斤再入城遺軍軍乃縱母氏與歸元執成立軍竟莫之知也母既歸言曰吾求死者數不可得今可死矣成立泣曰母死子等可獨生

乎遂止成立又以不見弟為恨弟時年十有一歲不能以音耗通明年成立詐為賈客往衮州蹤跡弟數十日寂無所聞遡手書弟之姓名春秋顔貌與所識且曰吾姑返鄉里有見吾弟具以實告者當以白金為報至戊申歲果有一人告曰汝弟衮州田舍閒成立即以白金二斤餘俱往而得焉歸而問其故盖為軍載馬上先至衮州為其食馬報者利其金而誘吾逃耳於是父母兄弟相聚首歡愛如初嗚呼成立之厚天倫也何其至歟

昔朱壽昌誓求母氏求數十年行以桐州得焉成立求母氏雖不似其久而其立心之誠復何異哉陶朱公之長子齎金過楚救仲氏終以靳惜滅仲氏身成立雖在喪亂餘乃以白金求弟歸無靳惜意其遠陶朱公之子遠矣世道即降天下以孝友稱者殆寡今成立獨若此誠足以勵風俗也使邑之大夫有聞宜何如哉

丁孝子傳

丁孝子名鶴年字鶴年西域人也性狷介窮經博史尤

工於詩自其祖入中夏世為顯官父職馬祿丁公官武昌縣最長有善政歿而就葬武昌後兵亂鶴年倉卒奉母夫人走南徐世父家生母馮氏先匿邑之東村東村首難竟阻絶莫之知也餘十載母夫人歿鶴年又避地明之定海聞父墓嘗為盜發掘生母又病死瘞洪道鄉日夕憂悸且却絶酒肉鹽酪示自貶又二十載道日通即告牒還武昌至則别窆地樊山窆父棺卜日襄事日已迫而淋雨十日不止鶴年先一日拜雨中顧翌日雨

止半日終事竢至質明密雲雖四塞雨則强不澍也及

發引視窆而反雨傾瀉如故已而訪生母葬地村聚中

村聚自兵後草莽極目父老皆淪喪間有存者又轉徙

他地故母之葬地漫不省何所自秋至冬徧詢之終莫

有知者鶴年無以措意惟作母主蚤暮拜母主前求五

旬浹有報拜至七日夜夢母氏出高堂中鶴年遽牽母

衣慟哭以慟即寤晨起隣老楊重者至云吾昨夜夢予

之母氏堂宇間自内出以酒肉見賜與三人同食飲内

一人不御也鶴年以夢母氏與隣老同所夢堂宇皆在舊業之西又同因具畚鍤偕往徘徊顧視見平陸土有陷下者鶴年意謂吾聞母葬時無棺槨下藉土磚上覆敗舟板人與板腐盡乃爾兹迨可啓而覩歟遂陳肉酒以祭祭畢劚其土骨果見板僅有松節土磚亦具良在是矣然恐他墓偶有同者復嚙指血骨上試之良久収去血骨通變茜色可驗母一齒當正中如漆視之亦驗時四人同往享祭餘鶴年未嘗入口

正與隣老夢無少異㚇乃収骨棺斂葬是鄉慈母王氏墓在寒溪塘併加封樹鶴年就廬於父墓將終其身

論曰子盡孝於父母固當至感夫幽冥涉至難而不變者非孝誠之至不能也予考史冊方多古而少今孰謂鶴年屹然處乎頑薄之中爲古今之所獨也彼幽冥者且足以感之顧不能感諸人歟

張孝子傳

孝子名毅字彥剛姓張氏揚之泰州人也清脩博學元至正末盜起汝頴蔓及井邑彥剛日夜以父母憂乃保抱走歷百方趋大同使母父若不見兵革然者今天子御極之初大同都指揮使司㢘彥剛有才畧辟掌史牘下彥剛以屈已也弗起既而曰有父母在得祿逮養亦庶幾乎因勉以從事視父母性所嗜者必奉之為謹洪武五年壬子冬母氏卒即旋葬於里越一歲癸丑次直沽父又以病卒併奉二喪以歸哀毀踰極葬祭無違禮

久之復事按牘於大都督府尋補浙江都指揮使司掾史益以清謹自持歲壬戌彥剛念曰吾有叔父二至貧困欲迎養不可得今仲父方臥病鄉里季父又客死爪州未葬吾乃遠縻利祿於此何以自安為哉茍歸而葬死慰生則不孝之罪或可免焉於是請於上官以所齎俸金奉季父柩歸葬外盡以為仲父壽仲父見凡所知必曰徼從子吾其為溝中瘠矣顧天為報吾從子使昌其身而大其後以是里人相稱譽彥剛不絕口彥剛曰

斯毅之分內事也今彥剛以考滿之京師其行事見之於官府者一本於孝行云

論曰孔子謂伐一木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孝盡於父母也固宜世道降在父母者且弗克盡其孝況叔父乎今彥剛之孝曲盡於父母於叔父他人何與焉然亦聞而興起者以秉彝之心終未嘗泯也若彥剛者豈非激頹而振偷者哉

月娥傳

月娥者太平蕪湖葛通甫之妻武昌邑長職馬錄丁公之女西域人也少聰慧靜幽諸伯氏皆明經工舉子業月娥隨而誦説通奥義及長歸通甫及葛門事上撫下凜如禮法家婦盧見月娥德踰於已一日率諸婦諸女請曰願以諸婦諸女屬之娣蚕莫教詔之月娥奉命惟謹紉箴之隙必告以婦道及授引古烈女示以為則以是咸淑其化既而冠羣起其一據有豫章自上游而下勢張甚郡邑悚懼盧曰郡有城郭可恃且有兵守因使

月娥挾諸婦諸女避郡城未幾冠果至城陷冠紀綱民事月娥嘆曰吾生簪組世家其忍出犬彘下耶遂抱所生女赴水死諸婦諸女咸驚愕言曰姆之死必安於義吾可幸生乎哉亦相與死水中凡九人莫有後者其姻張綱中爲物色死所得其屍時夏暑方熾七日不汎顔色如生郡人靡不駭異父老與剛中議曰十節同志死不可異壙乃於故居之南黄池里作巨穴同以葬焉題其石曰十節墓其弟鵠年相與樹碑墓下以昭節行月

娥無子其夫子與冢婦盧皆死於冦鶴年富於經史有操行幼時讀書皆月娥口授月娥幼名也今亦以月娥名焉

論曰月娥不忍處冦境死以素習禮義諸婦諸女之死以素化於禮義以禮義死安於生也始一人自以死而九人亦相與俱何化之深耶是則九人者一月娥也自是而遠邇化其風者豈無其人奚止九人而已然不惟感諸人也至若屍七日而不腐於毒暑又豈非精氣感

於鬼神鬼神為翊其靈歟嗚呼異哉

丘節婦傳

丘節婦者鄞丘原和之妻也名勝瓊姓柯氏同郡定海之靈岩人性粹温聰慧寡言笑止静閑讀書通大義習女工尤力年二十歸原和事舅姑惟謹相宗祀主中饋有道綜理庶務有法與人言必由乎典則處閨門至雍睦僅三載生一子曰友甫期而原和卒婦泣曰何天之不弔孤苦若是耶吾夫子無折夭行乃使父母無子子

無父妻無所仰而家且貧窶將何以處哉於是抱隱銜恤蠶繅紡績爲養老食幼資勞日夜弗休婦之父母憫而謂曰汝年甚少而服食不給恐不能自全汝不早爲之計奈何婦曰死與義孰重苟義重於死勝瓊惟知守義而已他則不暇知也且夫子豈不欲仰事俯育以篤天倫哉然不幸以疾革飲恨而往勝瓊不從夫子於地下者以夫子之父母弱息託於勝瓊故也設又背而之他則託於勝瓊者將焉託哉不義之事雖孑孑然自處

尚不可為況所託者尚在乎日月照臨吾志決矣父母遂不敢復言婦一以氷蘗自守凜如也舅姑没治喪葬如禮友甫及髫齔口授孝經論語蚤莫訓以禮義稍長俾出外傅一遵母訓動由規矩有成立而見稱於人逮有室有二子婦姑暇逸安受孝養令春秋幾六十隣里莫不嗟嘆興起有司廉其事將聞諸朝而婦歿使假之以年則綽楔在門可待也惜哉

論曰余讀史記至貨殖傳有貞婦巴清者與焉太史以

清能豐財自衛不見侵犯故嗚呼若是則寡苦者皆失身富有者皆守貞矣天下厄貧苦而凜不可犯者豈少哉特以志節自衛而已奚在豐其財耶若丘節婦者又豈非貧苦以志節自衛者歟方之古節婦何媿

樂枅傳

樂枅者明之定海人也性孝友家以亭户籍官枅承其役弗替洪武十二年春會稽錢清高氏許從兄弟歲輸鹽痛自縮迫小民倍其輸以掩已之數事上聞上以浙

河以東凡亭户大家皆罔上賦下如一律即遣使徧各倉覆鹽有損常數者悉逮赴京鞫訊咸承罪坐輸作而枡亦在逮中方治行其仲氏梲顧代往枡曰吾之往也生死未可知設死焉吾有三子爾尚無後其可哉梲又詣縣廷請以身代枡枡白於官曰枡之名固不可易服力鹽事皆枡也梲罔知聞使往而被鞫必失對縣因不敢遣及枡行可一舍許梲又追及之枡叱之去不聽即乘垝垣以塊擲梲垣之塊去者半梲度伯氏心不可回

始慟哭而反十三年夏枏果死京役中年三十有六枏讀書窮理凡醫卜地理書無不習里人聞其死莫不泣下其父仲本爲鄉之碩儒常被貢天官方以老乞歸而枏死惜哉

論曰枏之就禍棁之請代皆知有不免而乃毅然爭先非篤友愛者能之乎棁雖不死昔固自分死矣枏雖死猶不死也古伋壽之死雖不幸詩與傳記稱之不朽以莫伋壽若也孰謂枏棁復爲伋壽傾動郡縣世之兄弟

有較小利害相仇詹者苟聞其風當何若哉

張節婦傳

鄞張國寶妻者同邑桃源里祝氏之女也名清字清節生有淑德年二十歸張門時國寶方抱重疾僅扶持成禮未閱月而卒始國寶娶傅氏無子納二妾焉生子端次李生子康李氏恃寵愛事傅氏無禮日媒孽其短傅氏以憤懣死及清節怒詣縣陳欵令白其事復上下之分如初久之李復陰結清節所善者誘使改行曰汝名

則嫁身則女也年少日長如孤苦何清節正色曰吾既
廟見承張氏宗祀雖不逮事夫子而不爲張氏婦乎吾
之不幸命也吾惟守吾命而已他則不暇知也橫議者
遂寢清節確守婦道總治家事內外肅然逮端與康長
而壯娶婦有子女其昏嫁金帛皆已出也厥後子及孫
凡三世而清節尚無恙拊循教誨年九十餘而沒未沒
之先郡守高其行每蠲其傜役今子孫得有其餘業者
皆清節之力也

論曰世之節婦旣醮或一二歲或五六歲而寡其守義也固難今清節及張氏門僅克成禮即寡其守義也尤難昔齊侯之女嫁於衛爲宣公夫人至城門宣公死亦必往而守義清節豈有見於是歟第在位者不得上聞旌其門爲失節勸惜哉

春草齋集卷二